

民國的憂傷

民國初年的
憲政傳奇

祝勇 著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

——孫中山

目錄

自序

9

滴血的憲政

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現實中的人，舉手投足，都可以耳聞目見。或者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他們生命中的所有際遇與抉擇，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傳奇一

15

迷宮，1911—1912

有人向袁世凱進言說，唐紹儀與孫中山是同鄉，他們勾結緊密。每當唐紹儀進出總統府的時候，他們會指著唐的背影低聲說：「看，今天總理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傳奇二

63

子彈，1913—1914

宋教仁死前多日，譚人鳳、陳其美和《民立報》記者徐血兒等人曾向他提醒了有關暗殺的消息，甚至準確地說出了殺人者的名字——青幫大佬應桂馨。

傳奇三

99

天命，1914—1916

那天晚上，很少飲酒的袁世凱可能喝醉了。宴會後，有人聽見他在大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但另一人說，他唱的是大登殿，聲音最高朗的一句是——「我薛平貴也有今日一天！」

傳奇四

殘局， 1916—1917

153

這兩個在戰場上通過望遠鏡對望的人，已經循著各自的來路進入民國，在民國這個巨大而複雜的棋盤上狹路相逢。在中華民國的第一屆政府內，他們分別擔任副元首和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

傳奇五

歧路， 1917—1918

193

我們無法知道梁啟超看到公佈的選舉結果的時候的心情——他是會哭，還是會笑？只能從他的書信裡查到，八九月間，他生了一次病，醫生診斷為肋膜炎，微帶肺炎。他的面色，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

傳奇六

吶喊， 1917—1920

237

唯有紹興會館的周氏兄弟，對慘淡的現實沒有抱絲毫的幻想，後來的歷史證實了周氏兄弟的判斷。隨著《凡爾賽和約》的簽訂，所有的希望再度化作絕望與悲憤，有人還割破手指，寫了血書。

傳奇未完

選票， 1923—1949

279

蔣介石興猶未盡，再請胡適吃飯。席間，胡適送給蔣介石一本書，是他自己寫的《淮南王書》，希望蔣介石能留意《淮南王書》中「無為主義的精華」，做一個能開放視聽、尊重民意的「虛君」。

參考文獻

330

自序

滴血的憲政

本書是《辛亥年》的姊妹篇。兩書的承繼關係，是歷史本身賦予的，即民國初年建立憲政的各種努力，可以被認為是晚清新政的延續，甚至許多人物都是重合的。儘管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他們對各自的立場進行了調整，比如梁啟超這個曾經的君主立憲論者，已經成為民主立憲的代表人物，與楊度（從前的盟友）代表的君主立憲派勢不兩立，但建立憲政仍然是中華民國未完成的使命。清末的積重難返，不會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現代的國家架構，建立了多黨政治的平台，卻不等於就此建立了現代的民主制度。一個對話的、調和的、服從的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憲政文化和專制文化的衝突一如既往。憲政與專制、憲政與革命、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之間的鬥爭，遠比清末更加慘烈，民國的政治版圖也遠比清末更加紛亂和複雜。當年出洋考察憲政的清朝官員端方在與羅斯福總統會見後，一語道破了總統和皇帝的區別——「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但到了民國時代，無論是孫中山這位激進的革命者，

歷史敘述沒有給他們一個合適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現實中的人，舉手投足，都可以耳聞目見。或者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他們生命中的所有際遇與抉擇，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是為序。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七日於北京

註釋

- ① 魯迅：《小雜感》，見《魯迅全集》，第三卷，第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 ② 同上。
- ③ 韋森：《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第9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 ④ 吳敬璉：《重啟改革議程》，原載《讀書》，2012年第12期。
- ⑤ 韋森：《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第8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 ⑥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傳奇一

迷宮，1911—1912

唐紹儀決定出走。

作出這個決定以後，唐紹儀沒有猶豫。他乾淨利索地換上便裝，沒有通知任何人，只帶兩三個隨從，走出麻胡同三號的宅院。

胡同彷彿麻，把他的心緊緊纏住。他的心裡很悶，想擺脫那些麻的糾纏。車夫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跑起來了，越跑越快，他突然有一種失重的感覺。人力車從一條胡同折向另一條胡同，像在迷宮裡穿行，接踵而至的粗重的牆總是令他感到恐懼，但車夫總是能夠敏捷地避開它們，像一條魚，在牆的圍困中游來游去，慢慢地，他才適應人力車的速度。他覺得自己的身體變輕了，兜風的布篷似乎成了一隻風箏，帶著他，忽忽悠悠地飄了起來。

民國元年，北京城密如蛛網的胡同裡，這是無數輛人力車中的一輛。沒有人注意，車上坐著的，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總理。

對於這個新生的民國來說，沒有人比唐紹儀更能勝任國務總理這一職務了。唐紹儀每天五點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開國務會議，二、四、六謁見袁世凱。唐德剛先生說：「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和經驗，他和袁的長期友誼，也贏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孫

中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其加盟。由黃興和蔡元培介紹，唐也於三月三十日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宣誓加入同盟會。」^①對此，袁世凱是默許的，按照民國報人陶菊隱的說法，因為他需要唐紹儀成為「他與同盟會之間的一個中間型人物」^②。

武昌起義以後，唐紹儀是作為袁世凱的代表，與孫中山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的。正是這場談判，終結了大清王朝的統治，把袁世凱送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上。在複雜的局勢中，他能敏銳地找到被荒草覆蓋的捷徑。帝制結束了，小皇帝退縮到宮殿的一隅，粗礪堅固的城牆不再守衛帝制的威嚴。革命也結束了，民國的第一任總統肥重的屁股坐在太和殿的西式皮椅裡，安靜地簽署各種命令，卸職後的孫中山回到了他的故鄉，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大榕樹下，與老人們放聲地高談闊論。似乎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回到了它應有的軌道上，一道難解的方程，終於被化繁為簡，求出了最大公約數。幾乎同時，所有人都長吁了一口氣。

誰也沒有想到，事情不是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複雜。

唐紹儀的女婿顧維鈞曾說：「儘管唐先生和袁總統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一接觸實際問題，他們之間的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③

袁、唐之間的衝突，需要追溯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修改——武昌起義之後，由各

省代表團（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改為臨時參議院）制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這些革命黨中，形成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宋教仁，這個三十歲的小傢伙，那時雄心勃勃地想做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所以力主內閣制。但是中山認為，既然建立民國是要驅除韃虜、推翻王室，則中國政府就沒有再設虛君的必要，所以堅持採取美國的總統制。」^④由於孫中山在革命黨擁有獨一無二的聲望，這個新政權最終效仿美國憲法，採用了總統制。但是，孫中山和宋教仁都沒有想到，他們不開了，但總統與總理兩制之爭卻會一直鬧下去。府院（即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矛盾一再週期性地上演，使民國的政治生態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只能以槍炮來收拾。直到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段祺瑞以「臨時執政」名義總攬大總統和內閣總理的職權，府院之間才偃旗息鼓。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之後，參議院急匆匆地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行修改，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為的是減少和制約總統的權力。所謂內閣制，實際上就是把總統當成擺設，只具有象徵意義，而政府實權，掌握在內閣總理手裡，總理對國會負責。總統權力，如任免官員、發佈法律命令等，必須經由內閣副署，才能產生效力。時人說：「約法用總統制，孫中山當時可適用；袁世凱的專制行為，則非責任內閣不可，而且非組織國民黨的責任內閣不可。」^⑤

《臨時約法》規定，臨時參議院在正式國會召集前是國家的立法機關。臨時參議院成立後，

在十個月內，臨時總統應根據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選舉法，進行國會的選舉。國會成立後，應進行正式總統的選舉，並制定憲法以代替《臨時約法》。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了國會採取兩院制。到八月十日，以總統名義公佈了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舉法。

這種因人而異的制度設計，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剛在中國著陸時的水土不服。他們從不掩飾對袁世凱的公開懷疑，而對於袁世凱這個深諳官場之道的舊官僚而言，南方所設的種種牽絆，顯然不是一種真誠的合作態度。他們雖有讓賢的誠意，卻缺乏合作的誠意。並且，他們過分低估了北洋系的實力尤其是忍耐力，為未來埋下無窮的禍患。這個為袁世凱精心設計的紙手銬，注定會被袁世凱撕得粉碎。

唐德剛說：「實質上，這是同盟會所掌握的參議院對未來的大總統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國寺菜園裡的一群張三李四想對新到的和尚魯智深來個下馬威，乘他立足未穩，便把他摔到糞窖裡去的一廂情願的安排。」^⑥這種小孩子的把戲，親歷過清末改革、見多識廣的袁世凱一眼便可以看穿。但他深知政治的火候。在他心裡，真正的大事業，都需要文火慢熬，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像孫中山那樣火燒火燎的，甚麼事情都辦不成。

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唐紹儀為第一任總理，並組成內閣，三十歲的宋教仁出任內閣農林總長。政府成員中既有前清官僚和北洋軍人，也不

乏革命黨。這些人在幾個月前還曾在奏摺、書信上勢不兩立，在戰場上拔刀相向，現在卻心情複雜地站在同一個隊伍裡，見證「中國的華盛頓」的誕生。

從一九一二年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年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國會的選舉。隨著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國的政黨政治也空前活躍起來。自武昌起義到一九一三年年底，新成立的黨派有六百八十二個，這些黨派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經過複雜的鬥爭、較量、分化、組合後，到第一屆國會選舉之前，基本形成了四個較大的政黨，即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國民黨是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藉孫中山到達北京之機，在北京湖廣會館，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五政黨合併組成的。國民黨以革命派為主，積極推行與維護資產階級共和制度。相比之下，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則以清末立憲派為主。在他們看來，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口，但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其餘百分之二十雖然粗通文字，但對民主、選舉這些事情，則所知了了，所以，他們力主政治漸進主義，與國民黨相對抗。選舉揭曉，國民黨在兩院議員共佔三百九十二席，佔絕大多數，從而以第一大黨的地位控制了國會，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三黨聯合起來僅佔二百二十三席。那一天，袁世凱真切地意識到，自己得到的僅僅是一個虛位，不要說宋教仁，就連曾經長期作為袁世凱的僚屬、對袁唯命是從的唐紹儀，在袁世凱這位老上級面前也突然鐵面起來。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時，袁世凱的講話稿須經過唐紹儀的刪改才能最後定稿。對總統府的決定，

的唐紹儀心存疑慮，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發動兵變，把唐紹儀辦公的縣政府團團包圍，唐紹儀再度被迫出走。

唐紹儀一旦出走，就再也回不來了。他的出走在政治版圖上形成的缺口，在他身後迅速地合攏了。這個國家缺的是理想，唯獨不缺政客。蜂擁而至的政客，擋住了唐紹儀瘦小的身軀，在崇尚實力（暴力）的民國，心存憲政夢想的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九三八年九月，國民黨當局因為擔心唐紹儀為日本人所用，派軍統上海站行動總隊長趙理君親自出馬，扮成古董商，在幾名助手的陪伴下，攜帶一些青銅器，前往福開森十八號、二十號⁴⁸唐宅，行刺唐紹儀。就在唐紹儀目不轉睛地賞玩銅鏽斑斕的青銅器時，他們幾乎同時在他背後抽出斧頭，挾帶著恐怖的風聲，向他的後腦猛劈。唐紹儀連哀叫都沒來得及發出就倒在了地上。他的腦袋和腦袋裡的理想被劈成了幾瓣，鮮艷的腦漿濺在地毯上，滲進去，眨眼就變成了深黑色。

倡行法制的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就這樣死於暗算，連個悠閒自得的寓公也做不成。沒有審判，不需要證據，只憑傳聞，以及「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決絕，就簡單明瞭地要了他的命。播下龍種，收穫跳蚤，這句話用在唐紹儀身上，比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更合適。唐紹儀參與締造的民國，不再是迷宮，它已經成為斧頭和黑槍的天堂，如論者所說，「『潛規則』乃至『無規則』成為真正的規則，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則怕耍賴的，劉邦類型的

無原則的『痞子』才能成為笑到最後的勝利者……」⁴⁹ 對於唐紹儀這樣醉心於民主政治的理想主義者來說，置身這樣一個世界，還不如死了痛快。終於有人出來為他喊怨，在輿論的壓力下，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對唐紹儀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晚年受到日本人拉攏，卻最終不肯出山……

註釋

- ① 唐德剛：《袁氏當國》，第41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②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卷，第122頁，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 ③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 ④ 唐德剛：《袁氏當國》，第17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⑤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時的一些經歷和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卷，第290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年版。
- ⑥ 唐德剛：《袁氏當國》，第18、19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⑦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卷，第139頁，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 ⑧ 同上書，第122頁。
- ⑨ 同上。
- ⑩ 同上書，第123頁。
- ⑪ William Willeys, *Chinese Ar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58, pp.678—679.
- ⑫ 現平安大廈附近。

- ⑬ [美]保羅·S·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第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 ⑭ 張華騰：《洪憲帝制》，第6頁，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 ⑮ 同上。
- ⑯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 ⑰ 同上書，第92頁。
- ⑱ 同上。
- ⑲ 同上。
- ⑳ [澳]賈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第98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
- ㉑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卷，第125頁，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 ㉒ 唐德剛：《袁氏當國》，第50—53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㉓ 丁三：《繪圖新中國》，原載《生活月刊》，第23期別冊。
- ㉔ 金滿樓：《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第22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 ㉕ 《申報》，1907年7月25日。
- ㉖ 見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前後》，第29—30頁。
- ㉗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卷，第43頁，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 ㉘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第1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 ㉙ 同上書，第142、143頁。
- ㉚ 同上書，第144頁。
- ㉛ 《宋教仁日記》，第335頁，轉引自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第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㉜ 楊度：《金鐵主義說》，原載《中國新報》，第1—5號。
- ㉝ 同上。
- ㉞ 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第4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 ㉟ 陶菊隱：《近代軼聞》，見《民國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第五卷，第92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 ③⑥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09”, Peking, January 31, 1910, Confidential Print and Piece Number: 9462,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ume 14, *Annual Reports on China 1906—1913*, edited by Ian Nish,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5, pp. 108—109.
- ③⑦ 王愷：《袁世凱：一個實用主義者的人際與權謀》，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1年第3期。
- ③⑧ 李鴻谷：《辛亥年間的中國政治局》，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1年第3期。
- ③⑨ 轉引自李鴻谷：《辛亥年間的中國政治局》，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1年第3期。
- ④⑩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卷，第129頁，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 ④⑪ 同上。
- ④⑫ 袁世凱為河南項城人，這裡代指袁世凱。
- ④⑬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7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
- ④⑭ 《孫中山絕口不談張振武案》，原載天津《大公報》，1912年8月29日。
- ④⑮ 指張振武、方維。
- ④⑯ 《孫中山力勸取消彈劾案》，原載天津《大公報》，1912年8月31日。
- ④⑰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④⑱ 今武康路七弄一號、二號。
- ④⑲ 雪珥：《唐紹儀的沉浮》，原載《中國經營報》，2009年10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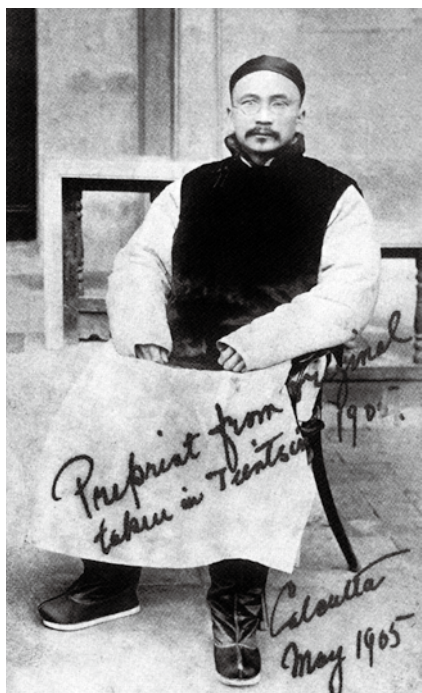


① 武昌黃鶴樓。武昌革命黨人一九二一年在這裡成立革命組織「文學社」，發動武昌起義，推翻了清政府。（二十世紀初）

② 唐紹儀（右）與夫人張氏合影。（清末）

③ 唐紹儀

④ 唐紹儀（左二）、徐世昌（左三）、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荻原守一（左四）、與三吉（左一）等合影。（民國初年）



與三吉

荻原守一





① 唐紹儀（右二）端午節在家鄉和族中長輩合影。
（民國初年）

② 清朝新軍（清末）

③ 端方（前排右五）與清朝官員（清末）

④ 端方（前排右二）與清朝官員（清末）